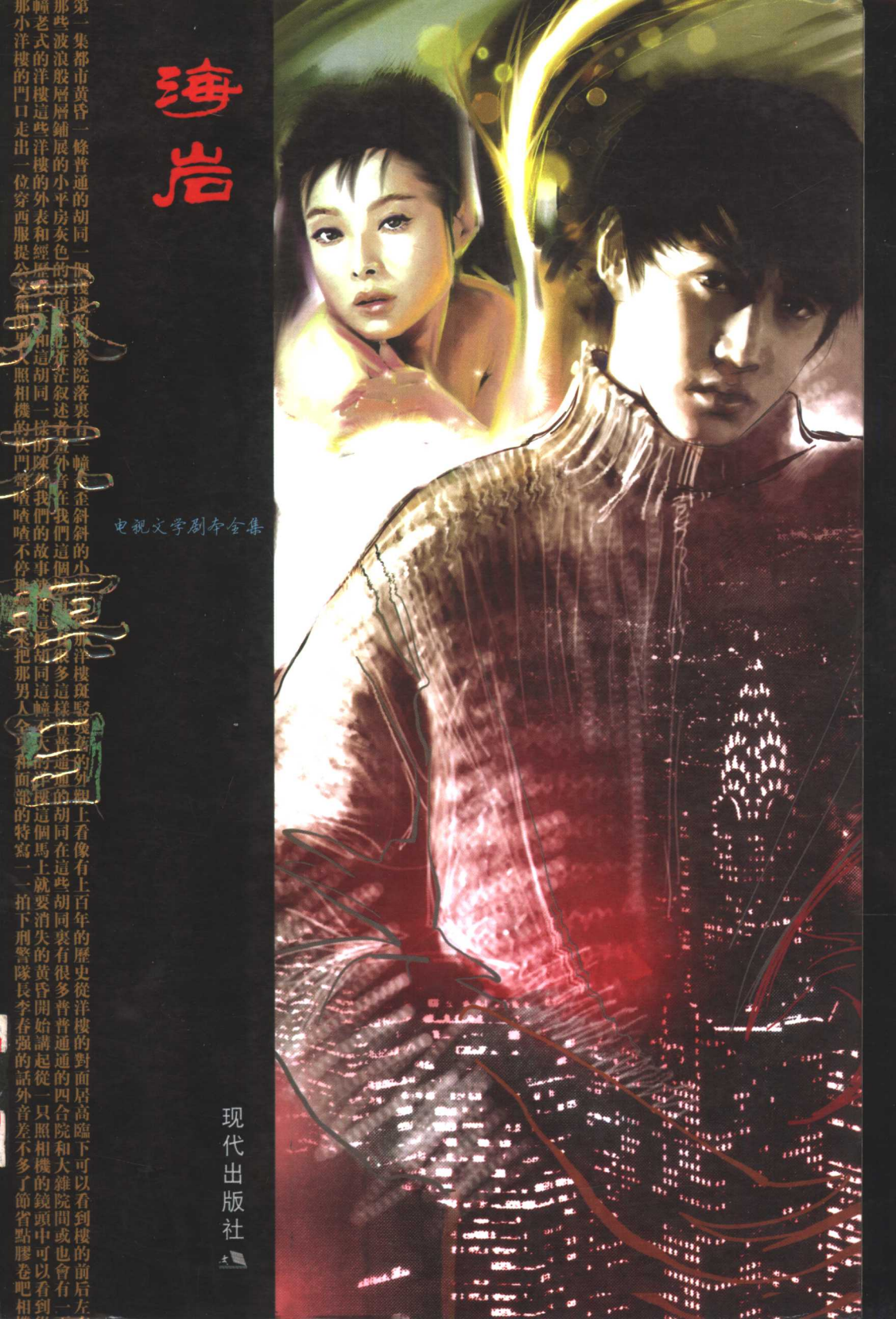


海岩

电视文学剧本全集

现代出版社



第一集都市黄昏一條普通的胡同一個淺淺的院落落裏有一幢歪歪斜斜的小洋樓那洋樓斑駁殘舊的外觀上看像有上百年的歷史從洋樓的對面居高臨下可以看到樓的前后左那些波浪般層層鋪展的小平房灰色的房頂也折折敘述者意外音在我們這個胡同裏多這樣普通普通的胡同在這些胡同裏有很多普通普通的四合院和大雜院間或也會有一幢老式的洋樓這些洋樓的外表和經歷都一樣和這胡同一樣的陳舊我們的故事故就從這胡同這幢樓下天際的雲煙這個馬上就要消失的黃昏開始講起從一只照相機的鏡頭中可以看到小洋樓的門口走出一位穿西服提公文箱的男人照相機的快門噼噼噼噼不停閃爍起來把那男人全身和面部的特寫一一拍下刑警隊長李春強的話外音差不多了節省點膠卷吧

永不瞑目

海岩著

海岩 著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不瞑目/海岩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4

(海岩影视小说全集)

ISBN 7-80188-419-1

I. 永... II. 海... III. 电视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I235.2

中国版本图收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103825号

永不瞑目

监 制: 何 悦

责任编辑: 张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0483 (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北方印刷厂

开 本: 925×645 1/16

印 张: 31.75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88-419-1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第一集

黄昏。都市。

一条普通的胡同，一个浅浅的院落，院落里有一幢歪歪斜斜的小洋楼，从那洋楼斑驳残旧的外观上看，像有上百年的历史。从洋楼的对面居高临下，可以看到楼的前后左右那些波浪般层层铺展的小平房灰色的房顶。

暮色苍茫。

叙述者画外音：“在我们这个城市里，有很多这样普普通通的胡同；在这些胡同里，有很多普普通通的四合院和大杂院，间或也会有一两幢老式的洋楼，这些洋楼的外表和经历，看上去和这胡同一样的陈旧。我们的故事，就从这条胡同、这幢不大的洋楼、这个马上就要消失的黄昏，开始讲起。”

从一只照相机的镜头中，可以看到从那小洋楼的门口走出一位穿西服提公文箱的男人。照相机的快门声喳喳不停地响起来，把那男人全身和面部的特写——拍下。

刑警队长李春强的话外音：“差不多了，节省点胶卷吧。”

相机的镜头框住了一幅全景，把那提公文箱的男人和跟在他身后的便衣警察胡新民全都定格在画面上，喳的一声，照完最后一张相片，照相机里快速倒片的小马达声沙沙地响起来。

女刑警欧庆春把相机从眼前放下来，脸上暗暗一笑，似乎为刚才最后一个镜头而得意。这时她身边响起了队长李春强拨

打手持电话的声音。

李春强的声音隐隐约约地传过来：“老板吗？我是李春强，今天还是没什么特别的货色，刚才又走了一个，胡新民跟着呢，我看也就这样了……好，好，知道了。”

李春强面无表情地收起电话，对欧庆春说了句：“行了，按早上布置的，端了吧。”

欧庆春做了个得令的手势，用眼睛目示着其他刑警准备武器。

叙述者画外音：“欧庆春这个小组已经在这儿蹲守了整整四天了。从被他们跟踪过的人看，到这儿来的几乎清一色都是些买白粉的普通吸毒者，他们刻意要等的送货人却一直没有发现。今天早上，他们这组人出来和夜班的同志换岗的时候，处长已经表示了不想再等的意思。这个意思在和队长李春强刚才的通话中，显然已经变成了明确的命令。”

身强力壮的刑警杜长发和几个新手在李春强下达命令后，开始默默地检查武器，试枪栓、压子弹的声音此起彼伏。欧庆春只是习惯性地按了按腋下的手枪，并没有取出来查看。

他们一个接一个从隐蔽的楼房中下来，横跨胡同，直扑对面的小洋楼。他们摸到了顶层。楼道里光线昏暗。庆春突前敲门，喊了一声：“有人吗？查一下电表！”

门开了，欧庆春一闪，她身后的便衣警察们轰的一声拥进屋子，屋里的家伙下意识地往厨房里退，李春强和另两条汉子几乎一齐拥进了三四米见方的小厨房里。热在煤气灶上的面条翻在地上，烫了大个子杜长发的脚，那毒贩子却惨叫了一声。行动从叫门开始，只用了十几秒钟就结束了。那毒贩子反铐着，几乎双脚离地被一路拎下楼去。李春强和庆春留下来进行搜查工作。

他们搜得很耐心，杜长发向楼里跑出来围观的邻居了解着情况，邻居们七嘴八舌地打听议论着。这时，一个刑警在天花板里发现了一大块用赛璐玢包装的海洛因。他从容地冲李春强叫了一声：“队长，在这儿！”

公安局看守所。

李春强、欧庆春等人正在审讯那个毒贩。

叙述者画外音：“他们没想到这么顺利就搜出了整整一公斤海洛因，这使李春强和欧庆春都非常兴奋，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碰上这种超过一千克的涉毒大案了，也很久没有碰上这么顺利的案子了。不到晚上八点半钟，被抓的毒犯就供出了他的上线供货人。”

刑警队办公楼。

李春强待刑警乱哄哄地快步上楼，他向杜长发布置道：“你赶快把情况呼到胡新民的BP机上，就说：‘此人重要，务必跟出下落！’呼两遍！”

他们进了办公室，有人端来盒饭，刑警们轻松议论着刚才的抓捕行动，有说有笑地吃饭。有人给李春强端来一盒饭，李春强说：“你们先吃，我找处长把情况说说去。”

这时电话铃响了，杜长发接了，问了一句，然后递给李春强：“队长，胡新民的电话。”

欧庆春一边吃饭一边关注地看着李春强和胡新民通话。

李春强：“喂，新民，怎么样？”

一个街头的小饭馆，胡新民趴在酒吧台上打电话：“啊，刚吃完，正结账呢。”

饭馆的角落里，那个穿西服提公文箱的男人结完账，从椅子上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刑警队。

李春强：“别让他甩了，实在跟不住的话，你就先拘了他……行，我们等你电话！”

李春强放下电话。

小饭馆。

胡新民尾随着那个西服客，走出饭馆，沿着大街走去。

刑警队。

李春强刚要走出办公室，出门前似是想起什么，对欧庆春说：“庆春，你先回家休息吧，今天晚上人手够了。”

庆春也不客气，简单收拾着桌上的东西。临走时，她没忘了向李春强确认：“我和新民后天去杭州，我们明天就歇了。明天我们两家父母和亲戚在一起办一桌，就算是个仪式了。”见李春强沉吟了一下没有认可，她又补充道，“明天我们还得到办事处去办婚姻登记呢。”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登记？”李春强问。

“新民他妈托人查了查，明天才是个吉日良辰。他妈信这个。”

“你们车票买了吗？”李春强又问。

“买了，后天下午的。我不是早和队里请过假的吗？”

“啊，对对，这是大事。”李春强这才想起来似的，“你们走你们的，反正这案子人手也够了。再说，新民今儿晚上要是把那小子弄住了，也算是头功了。”

庆春笑笑，表示领情。

叙述者：“胡新民与李春强是刑警学院的同班同学，都比庆春大两届。李春强蹿得快，一年前当了队长，当然比较希望同辈的哥们儿在工作上能给面子，所以在功利方面对他们一向也有些倾斜。当然，他对庆春的照顾从上学那阵儿就是如此。”

两个人一起走出办公室。看上去李春强像是故意要送她，庆春心里不免诚惶诚恐。在楼梯口分手的时候，李春强无微不至地说：“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明天可以把队里那辆吉普拿去用。”

庆春说：“不用不用，明天我们借了车了。”

李春强发了一瞬间的呆，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用闪光纸包好的小盒子，递过来，带着几分不自然，说：“祝你们，新婚

愉快。”

庆春沉默着没有接，李春强笑一下，想把两人间的气氛搞轻松：“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咱们在一块儿这么多年了。”

庆春接了，说：“春强，听说马处给你介绍了一个对象，怎么样？我和新民都挺惦记你这事的。”

李春强勉强笑了一下：“没有的事，马处只是随便提了一句。我跟他说了，我这两年不打算找对象结婚。”

“为什么？你也不小了。”

“我找不到合适的了。”

叙述者：“欧庆春知道他要说什么。李春强以前和胡新民同时追过她，只是当时她不喜欢李春强总是那样锋芒毕露太强。当然这个话题是不宜再继续下去的，两人心照不宣。”

欧庆春拿了李春强送的礼盒，说声谢谢，转身下楼，李春强目送她走远。

欧庆春骑车回到家里。

这是一条细细的胡同，庆春家是一个小小的三面有房的三合院。院里种着花草，收拾得井井有条。

欧庆春一进院子，冲屋里喊了声：“爸爸，我回来啦。”父亲在屋里含糊地应了一声。欧庆春走进客厅，又走进自己的卧室。卧室已布置得一团新气。迎面墙上，最先触目的是庆春和胡新民的合影照片。照片下的桌子上，摆了一盆盛开的杜鹃花。

进屋的第一件事，是打开李春强送的结婚礼物。拆开外面的闪光纸，那小盒子里装着的，是一只纯金的小牛。她把小金牛从盒子里掀起来，发现底座上还贴着商店的价签——2800元。庆春深深吸了口气。

欧庆春站在浴室澡盆淋浴下，任凭热水长时间地冲淋。浴室里充满了雾气。

叙述者画外音：“这是欧庆春作为一个自由的单身女孩的最后一天。可到现在，她还没有找到结婚成家的感觉。明天，

当结婚的一切手续和仪式都结束的时候，胡新民就要搬进来，欧庆春好像由此看见了自己的一生，她就要和老成持重的胡新民，在这间屋子里夫唱妻随地过一辈子，稳定而又平淡。少年时的种种幻想都已经离她很远了。”

欧庆春像睡着了一样闭着眼冲着自己的身体，直到父亲的敲门声将她惊醒。

父亲在门外叫她：“你们队里来电话了，让你马上回单位，有事。”又说：“你不用急，他们待会儿来车接你。”但庆春还是匆忙擦干身体。

庆春家门外。车来了。开车来的是大个子杜长发，拖着刚刚烫伤的左脚一瘸一拐。

庆春上了车才问：“什么事找我？”

杜长发支吾了一下，说：“新民、新民……出了点事。”

庆春倏地一下紧张起来：“新民出什么事啦？”

“你别着急，没那么严重。刚才六里桥派出所来了个电话，新民受了点伤，让他们送到医院去了。”

从杜长发的口气上看，新民没有什么大事，但庆春心里还是七上八下。“新民？他伤在哪儿了？”

医院。

急救室内外一片忙乱，医生护士拿着各种急救的器材和药物进进出出，欧庆春一赶到，立即被无数同情的目光包围起来。处里和队里都来了很多人，新民的父母和妹妹也来了。

处长马占福匆匆赶到，杜长发跟在他身边低声地汇报：“中了两枪，其中一枪把肺打穿了，是派出所接到群众报告才在六里桥附近的一个仓库门口找到他的，也不知道那家伙是怎么把新民引到那么个鬼地方去的。”

处长一边往急救室方向走一边问：“新民现在怎么样？医生怎么说？”

杜长发：“新民还没醒过来，医生什么也没说。新民的身

体素质好，可能是流血多了一点，估计没太大问题吧。”

处长：“李春强回来没有？”

杜长发：“可能还在六里桥现场呢，他说马上就过来。”

两人急急地向前走去。

急救室外。

大家都围着那对安静不下来的母女，用各种安抚的言语宽解他们。欧庆春和新民的父亲坐在一起，低着头默默不语，没有人上来安慰她。也许人们在下意识里把她也当成了男人。一个当了好几年刑警的女人，应该有着和男人一样坚硬的心。

急救室里，抢救手术正在紧张地进行。

天快亮的时候，有人叫了新民的父亲、处长，还叫了她，一起到医生的办公室里。医生并没有一一问他们谁是谁，甚至也没有请大家坐下来，便笼统地问：“单位领导和家属都来了吧？”没等回答又接下去说，“病人的心脏已经停跳了，我们还在做最后的抢救。我们想……把情况和你们说一下，你们也要早点商量，应该准备准备了。”医生的意思是明确无误的。在这屋里只有庆春是女人，她第一个哭出来了。

急救室。

新民的身体已被白布覆盖，亲属们围着他哭成一片，庆春也泣不成声：“新民，新民，你为什么连一天都不给我啊！你知道明天是我们的什么日子吗……”

刑警们也跟着落泪，杜长发把庆春拉起来，表情哀伤地向她低声说着什么。

医生办公室。

欧庆春被人带到这里，新民的父亲和处长都在。李春强也来了，眼睛直直地盯着她看。新民的父亲递给她一张表格，用充满慈祥的声音说：“庆春，这个字，就由你来签吧。”

这是什么？庆春拿过来看，怎么也看不懂。处长过来说：

“这是人体器官捐献的登记表，需要亲属签字的。”

庆春惊愕地盯着处长的脸，半天才说：“是新民的吗？你们要他捐献什么？我不同意，他是烈士！”

新民的父亲哽咽着说：“是角膜，是捐献角膜，这是新民自己的愿望。”

李春强走上来，用亲人般的沉痛提示她：“庆春，你忘了？小平同志逝世后，我们集体签过字的。捐献角膜，新民也签过字的。”

庆春愣愣地，眼睛盯着那一纸薄薄的表格，李春强把自己的钢笔递给她，又说：“庆春，我们都希望他的身体能够保留下来，哪怕只是一小部分。”

庆春接过笔，她感激地看了一眼李春强，看了一眼新民白发苍苍的父亲。她一笔一画地在表格上代表新民的亲人，签了自己的名字。放下笔，她抬头对医生问：“新民的角膜，捐给什么人？”

医生说：“捐给医院。”

“我想知道，你们给什么人？”

医生说：“现在需要角膜的患者很多……”

“我只要知道新民的角膜给什么人！”

庆春的坚决使医生有点尴尬，他和另外一位刚刚赶来的像是眼科医生的中年人小声沟通了一下，然后对庆春说：“现在我们医院里收治了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两眼患角膜白斑，几乎双目失明。如果没有人捐献角膜，这样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年轻人就……”

“是男的，还是女的？”庆春打断医生。

“是男的。”

庆春点点头，她心里感到一丝宽慰。

杀害新民的凶手照片被印到通缉令上，通缉令雪片似的被印刷出来，准备发往各地。

八宝山公墓，庆春和新民的亲人来这里安放烈士的骨灰。骨灰盒上贴着烈士的遗像。庆春和新民的妹妹扶着新民的母亲。新民的母亲已经哭干了眼泪。

一间会议室里，处长和李春强代表组织将胡新民的烈士证书、追悼会上的签名簿、角膜捐献纪念证书和烈士抚恤金一一交给了新民的亲人。欧庆春和其他刑警默默地站在李春强的身后。

叙述者画外音：“通缉令发出去了。毕竟罪犯没有抓住，新民的牺牲因此缺少了壮烈而完整的色彩，无法像当年甘雷、崔大庆那样热闹地公开宣传。所以开完了追悼会，把烈士的骨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顿以后，一个人的生命到此为止算是正式结束了。胡新民的的名字也开始慢慢消失。新民的父母取走了儿子的烈士证书、追悼会上的签名簿和写着‘献爱心、送光明、功德无量’的角膜捐献纪念册，以及总共不到两万元的抚恤金和各种捐助。所有人都忽略了他的未及结发的妻子，甚至没有给她留下一件可供留念的遗物。这时候庆春心里想着的，只是新民留下的那双眼睛。这是新民没有死亡的惟一的身体组织，她觉得那双眼睛就是新民的整个儿灵魂和象征。”

医院。

庆春去得也许太早了。虽然没费什么劲就在一间阳光充足的单人病房里，找到那个病人，但是她渴望看到的那双眼睛却还被纱布厚厚地蒙着。纱布几乎缠住了那人的半个脑袋，但从那挺出的鼻尖和那轮廓分明的嘴唇上，能看出这张脸的年轻和俊朗。陪着病人的是一个年轻姑娘，不算漂亮但挺文静，庆春进去的时候她正削了苹果一块一块用叉子叉了往病人的嘴里送。

庆春也带去了一兜水果。

那年轻的姑娘疑惑地看着这位不速之客，问：“请问您是……”

庆春解释着自己的身份：“我姓欧，啊，他的角膜……是

我爱人的！”

姑娘马上堆起笑容：“啊，你是公安局的吧？哎呀，我还没来得及找你去道谢呢，倒让您先来了，真是不好意思。听说您爱人是革命烈士，我们也真是沾光了，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快请坐快请坐。”

躺在床上的病人看不见她，不甚礼貌地沉默着。庆春坐在床边的小凳上，和他们聊天，她很想知道那男孩子的情况。

“你在上大学二年级吗？”

病人答：“啊。”

姑娘替他补充道：“应该上三年级了，他这一病都快半年了。”

“这病怎么得的？”

“咳，给他们系里一个辅导员教师家里刷房子，他和另一个同学拿白灰打着玩儿，让白灰迷了眼，把角膜给烧坏了。”

庆春看那男孩子只露了一半的脸，似乎看不出他是如此的顽皮。

她问：“你在哪个大学呀？”

“燕京大学。”还是女的替他回答。

“他学什么专业呀？”她索性就问那女的。

“法律。他是主修经济法、民法的。”

“噢，那挺不错，搞这个现在挺热门的。”

“是吗？其实他才不适合研究经济法呢，他没那个经济脑子，又不稳重，干什么事都冲动得不行。”

“还年轻嘛，今年二十吧？”

“快二十二了，他晚上了一年学，到国外探了一年亲。”

“还有海外关系哪？”

“他爸爸妈妈是搞科研的，都长期在国外。”

“那你是他什么人呢？”

“我是他朋友。”

叙述者：“床上的病人一动不动地听着她们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当面议论自己，没有半点反应。庆春看着他的脸，那纱

布里面就是新民的眼睛啊！她想那双眼睛还会是那样沉稳、睿智，和安详吗？”

幻觉：病人脸上的纱布突然一层层地被打开了，露出一双沉稳的眼睛，那是胡新民的脸，胡新民平静地看着她。幻觉消失了。病人依然是那张蒙了纱布的年轻的脸。

医院走廊。

姑娘送她出来，为男孩的少言寡语做了抱歉和解释：“你看他也不会说两句客气话。他刚和我吵完架，还赌气呢。真对不起啊，其实他真应该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们捐了角膜，他且等呢。”

庆春说：“那倒没什么。不过你跟他说，生这种病不能总生气，眼睛上的病，最怕上火。”

她们在走廊上边说边慢慢往前走，姑娘说：“没办法，他就这脾气，这些年他父母一直在国外，没人管他。”

庆春笑笑，说：“那你管管他。”

姑娘很老实地说：“我可管不了，我一管，他就急。”

庆春站下了，看看他们这一对，都还是孩子，挺有意思。她问：“你和他是同学吗？”

姑娘摇头：“不是，我们两家算邻居吧。”

“他没有兄弟姐妹吗？每天只有你一个人照顾他？”

“他没有兄弟姐妹，他动手术那两天他妈从国外赶回来看了他一眼就又走了。现在只能是我一个人在这儿顶着。人没了眼睛，什么也干不了。他们系的那个辅导员卢老师倒是来过几次，每次给带点水果、罐头什么的。肖童是给他家刷房子迷了眼，他不来也说不过去。他动手术之前他们同学也来过几批，不过也就是陪他聊聊天。他们功课都挺紧的，也不能总请假出来呀。我在医院都几天几夜了，我也快顶不住了，他还冲我发脾气。”

姑娘文文静静地发着牢骚，精神上却透着无怨无悔。

这时姑娘身上的BP机响了，她拿出来看了看，神情焦虑

地抬头四顾，像是要找电话的样子。庆春把手持电话拿出来，问：“要回电话吗？”

姑娘接了说谢谢，便急急拨电话。庆春踱到一边，看医院走廊墙上的宣传计划生育知识的板报。少顷，姑娘打完电话，还回手机，脸上愁眉不展。

庆春：“你工作了吗？是请假出来陪他吗？”

郑文燕：“可不是，刚才就是我们公司老板呼我来着，非叫我明天回去。总公司来查我们的财务，有几笔账是我经手的，老板非让我回去对账，你说我怎么走得开？”

庆春犹豫了一下，说：“呃——如果你需要的话，我明天来替替你，我可以请个假。”

“哎呀，那怎么行，这已经够谢谢你们的了，哪能再让你受这个累呀？”

“没事。”庆春拿定主意，“这也算为了我爱人，为我自己吧，我也希望他早点睁开眼。”

文燕不知如何感谢是好：“这这……”

庆春：“你就别客气了，我明天早上几点来？”

庆春骑自行车从医院回家，街上车流滚滚。而她家的胡同和院子里却格外宁静。

叙述者：“那几天队里没怎么给庆春派工作。新民尸骨未寒，他们考虑到庆春的心情，所以想让她放松一段时间。而庆春却很想找点事做，来充实新民走后的空虚。她想，这也挺好，亲自去照顾一下病人，让新民的眼睛早点睁开，这对她自己，确实是一个安慰。”

庆春家。

庆春和父亲在吃晚饭。

叙述者画外音：“但是，当晚饭时她和父亲说了这个想法以后，父亲却迟疑着没有表态。他的态度使庆春刚刚兴奋起来的情绪受到挫伤。”

庆春：“爸，您觉得这样不好吗？”

父亲低头往嘴里扒拉着米饭，半晌才说：“我倒是觉得，你呀，应该早点振作起来。人固有一死，更何况新民也算是死得其所。你总生活在怀念中，也不好。”

庆春低头吃饭，没有回答。吃着吃着眼泪珠子啪啦啪啦地掉下来，这似乎更证实了父亲的担忧。

父亲：“当然，你去照顾一下病人，作为对新民的一种纪念，这件事本身，我不反对。我只是希望你尽快开始新的生活，至少心情要尽快调整过来。”

庆春默默不语。

清晨，城市开始喧闹起来。

公安局看守所。铁门打开，在小洋楼捕获的那个毒贩被提出监室。押进了预审室。

李春强和杜长发等人已经坐在了预审员的位置上。

欧庆春骑车来到医院。

郑文燕和她做了简短的交接，告诉她医院的一些规矩和卫生间以及食堂的位置，然后特别嘱咐道：“他这人可不会说话，高兴不高兴都挂在脸上，他要和你发脾气，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庆春笑笑：“放心吧，我这么大了，哪儿能跟他一个小孩子生气啊？哎，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呢。”

姑娘告诉庆春她姓郑，叫郑文燕，她的躺在床上的男朋友叫肖童。“你呢？”

欧庆春：“我叫欧庆春。”

文燕：“欧庆春，像个男人的名字。”

庆春：“是吗？”

文燕：“不过现在女的起男名儿时髦。我走了啊。”她边说边匆匆走了。

欧庆春走向病房，病人仰面朝天躺着，纱布里那双眼睛不

知是睁是闭。

庆春在他身边坐下来，问：“吃水果吗，我给你削个苹果？”

病人摇摇头：“不想吃。”

“吃个梨？”

“不想吃。”

沉默了一会儿，庆春没话找话：“你叫肖童是吧？”

“啊。”

“我叫欧庆春，你叫我名字，或者叫我姐姐，都行。”

肖童应声：“噢。”

庆春仔细看了看这间病房，至少有二十米见方，日光灯照在雪白的墙上，既宁静又耀眼。靠床的墙上和天花板上，挂着吊着一些说不清是干什么用的医疗器械，窗户上拉起蓝色的窗帘，窗帘下摆着一只很大的双人沙发。总的来说，这是间挺阔气的病房。

“这眼角膜，是你捐的吗？”

肖童突然主动问话，庆春连忙答道：“不，是我爱人捐的。”

“你们挺有感情的吧？”

这话问得既天真又老到。庆春没答，反问：“你说呢？”

“肯定感情特别深，不然你也不会到这儿来陪我。”

肖童的思维鲜明地带着青年学生惯有的咄咄逼人的率直和极端，话说得让庆春弄不清是舒服还是不舒服。她只好点点头，说：“啊，也许吧。”

两人的对话稍做停息，肖童又主动问：“他们说你是个警察，是吗？”

“没错，你对警察印象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挺讨厌街上那批警察的，没什么文化，有点权就倍儿横。”

庆春心中不悦，这本来是她感兴趣的话题，让他这么一说，几乎没法儿进行下去了。